

各弱小民族參加了反法西斯鬥爭 其地位亟應重新檢討

朱可夫論英遠東政策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朱可夫元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論及英遠東政策時，曾指出英遠東政策之缺點。朱氏謂：英遠東政策之缺點，在於英政府未能充分認識弱小民族之地位，而僅以英之利益為唯一之考慮。朱氏並謂：英政府之遠東政策，應以弱小民族之利益為前提，而英之利益應在弱小民族之利益範圍內，方能獲得實現。朱氏並謂：英政府應重新檢討其遠東政策，以適應當前之形勢。

蘇聯大選期近 六百萬大學生參加選舉

全國設一千餘所大選區 十五萬所分選區

【本報訊】現距二月十號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期，已屆滿一月。蘇聯各地選舉運動正熱烈進行中。據統計，蘇聯全國共設一千餘個大選區，每個大選區下設十五萬個分選區。參加選舉之大學生，共計六百餘萬人。蘇聯政府並規定，凡參加選舉之大學生，均應在學校內舉行選舉，並由學校負責監督。

沙利爾聲明 拒絕英荷對爪協議

要求聯合國大會解決 爪哇問題

【新華社倫敦十八日電】據倫敦電，沙利爾元帥於十七日發表聲明，拒絕英荷對爪協議。沙氏謂：英荷對爪協議，係在英荷兩國政府未經充分諮詢爪哇人民之情況下，所達成之協議。沙氏並謂：爪哇人民之利益，應由爪哇人民自己決定，而非由英荷兩國政府決定。沙氏並要求聯合國大會，對英荷對爪協議，進行調查。

關於聯合國首屆大會

【本報綜合報導】關於聯合國首屆大會，目前正由聯合國秘書處，與各會員國進行協商。據悉，聯合國首屆大會，將於明年九月在紐約舉行。大會之主要任務，在於討論聯合國憲章之實施，並討論當前國際形勢之發展。大會之組織，將由聯合國秘書處負責，並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聯合國大會 準備選舉秘書長

永久會址考察團建議會 外設大洋城

【本報訊】聯合國大會秘書長之選舉，目前正由聯合國秘書處，與各會員國進行協商。據悉，聯合國秘書長之選舉，將於明年九月在紐約舉行。大會之主要任務，在於討論聯合國憲章之實施，並討論當前國際形勢之發展。大會之組織，將由聯合國秘書處負責，並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英四百餘飛行員 要求撲滅法西斯

將審判戰犯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據倫敦電，英四百餘飛行員，於十七日發表聲明，要求撲滅法西斯。飛行員們謂：法西斯主義之存在，已威脅到人類之生存。飛行員們並要求聯合國，對法西斯主義，進行調查，並對戰犯，進行審判。

蘇美軍事代表會議 擬於朝鮮漢城舉行

蘇美兩國代表團 已抵漢城

【本報訊】蘇美兩國軍事代表會議，將於明年一月在朝鮮漢城舉行。據悉，蘇美兩國代表團，已於日前抵達漢城。會議之主要任務，在於討論朝鮮之軍事問題，並討論當前國際形勢之發展。會議之組織，將由蘇美兩國代表團負責，並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青年大會開幕

青年大會開幕式 在紐約舉行

【本報訊】青年大會，將於明年一月在紐約舉行。據悉，青年大會之開幕式，將於明年一月一日在紐約舉行。大會之主要任務，在於討論青年之教育問題，並討論當前國際形勢之發展。大會之組織，將由青年大會秘書處負責，並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希反法西斯

希政府將採取 反法西斯措施

【路透社雅典十八日電】據雅典電，希政府將採取反法西斯措施。希政府並謂：法西斯主義之存在，已威脅到希臘之生存。希政府並要求聯合國，對法西斯主義，進行調查，並對戰犯，進行審判。

美記者評幣原新閣 為老官僚及舊統治者

美記者評幣原新閣 為老官僚及舊統治者

【本報訊】美記者對幣原新閣之評價，多為負面。美記者謂：幣原新閣之組成，多為老官僚及舊統治者。美記者並謂：幣原新閣之政策，將使日本之民主化，受到阻礙。美記者並要求日本，應採取措施，以促進日本之民主化。

論評報美 日赴家育教派求要氏麥

京東抵組小會委海美

【本報訊】美海軍委員會小組會，將於明年一月在東京舉行。據悉，美海軍委員會小組會之開幕式，將於明年一月一日在東京舉行。大會之主要任務，在於討論海軍之教育問題，並討論當前國際形勢之發展。大會之組織，將由美海軍委員會小組會負責，並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

中國共產黨 幫助私人工業發展

幫助私人工業發展 中國共產黨之政策

【本報訊】中國共產黨之政策，在於幫助私人工業發展。中國共產黨並謂：私人工業之發展，將有助於中國之經濟建設。中國共產黨並要求政府，應採取措施，以促進私人工業之發展。

蘇聯大選期近
六百萬大學生參加選舉
全國設一千餘所大選區
十五萬所分選區

災難的明天

一

冀察晉邊區有做村子的，面向南，背梁山根。村旁有一眼大水井，村裏吃水用水，都從這裏取。這個井台很大，體積架于邊上，有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周圍有兩棵大樹，三四周圍着椿樹，還有一棵大楊樹。樹叢很密，太陽光也沒有辦法射上井台，井台長年就水淋淋的，只冬天結了厚冰。井台下的一直向南，有幾塊冷。

來往井台上的人們，望天，眼睛打瞌，唉聲歎氣，大家一付枯黃臉，有氣沒力的聊兩句，都冒雨一點雨。人們竟敢放野的一隊賊匪，靠去剩下剩下的幾棵糧粟，靠罷把榆枯死，大秋來了，菜皮死了，發子稀零的，尺米高，棒子也沒幾個；到山溝裏看看麥！原來光靠乾沙地的麥料還長不出莖來，沒雨水，麥也是有數的幾個。

青年們說：『這年頭，抗日也沒勁！』

那修路一開路口，就是大門。當祥保走出大門的時候，老何無意中把這尊像口噴罵，人的目光，順口往院裏望了一個圈，只見狹窄的院落亂七八糟，一個破案子灰布椅子，一個草席攤在地下，兩間北屋看擺在後墻下，西邊那個牲口圈卻空了，圈邊一堆草，一把被收拾的木犁，一個斷了的鐵錘！老何忽然記起什麼，忙問旁邊的老吳：

「祥保那老賈買了麼？」

老吳道：『不曉得，聽說小兒們討債，到處唱歌，抗日自由的，大地，難道就飯天早一粒，低價不成樣子？』

老何嘆了口氣，手接過煙管，抽着往村裏走去，他低頭想着。

「祥保怎麼樣？」

「唉！這年頭誰家也短不了吵鬧，祥保那家子壞了！」老吳回望着望祥保家：「還不成了天吵子門嘯！」

「這幾天沒嚷着逃荒的麼？」

去瞧瞧，正想問問我的野

「還有什麼？還不是爲了。祥保腦子裏亂烘烘地

娘叫緊接濟着

涉縣教育家劉鈞先生

要求重選國

涉縣老教育家劉鈞，致函太行聯軍政治協商會議，要求重選國大代表產生之不合理點：當時在鄉，紛紛返鄉活動，例如黃福鼎業任鄉長的趙增祥，北洋系小政客天津張榮，涉縣教育局長馮李宗等，這些的食官和土豪，野大肆活動，並以當時涉縣國民黨部及黨政府，則公指責。後來馮李宗等「黨爭失敗」，談給楊益棠，使楊之數款重何如增損，大費周折，但由於國民黨部是舉揭發，趙增祥舉數雖少，仍以黨代表」頭銜。選舉前，涉縣發一千張，且指定由保長鄭純代發全權」，其時至縣人口十萬，鄉總近三萬，但一千張選票就付諸盡小，也保被剝奪選舉權者之一。至縣人民的黨代表趙增祥，於一九二九，任爲軍糧軍旅長。當正政治協商大計之際，我僅以河南涉縣一公民料，並要求重新選舉國大代表，以

份子，是陳玉堆經手運金。連全本打算要向他報一遭的，他叔時也多往幾天等信，落後發給帶着陳玉蘭去和安順副一對去。陳玉有個過女寶雲，中挺要好的拜把兄弟，在破園給敵人辦事，就是那傢伙三番五次催陳玉去的。誰知陳玉剛去，個把兄弟就被敵人「肅政運動」了。」住了，正在這『碰』上陳王，遊人正一口咬定陳玉是八路，一道給弄死了。村裏同陳玉一道去的人，有的牢苦工，有的丟兒賣

就從頭到尾，韓七也八地說了一大篇，他無意中進行動員工作，他沒有想到當局說到半途，拿出煙絲子對火時，他便溜已經圍上大堆人。

一大堆人隨着就亂談起來了，談還輪什麼樣的，亂噁噁的，老吳要麼被誘下去也不行了。他回過頭，我看了祥保就抓住了他：

「祥保！咱跟你打夥先幹一壘！我有牲口，你跑道，你說行不？」

「行！這可是行！」祥

清海，就忽然想惹起丈夫來：她這滑精爲什麼會變到這個丈夫，這麼落魄，這麼沒出息？她又想着丈夫爲什麼總會大着胆子，趕人家的牲口，去做什麼運輸？這個沒出息的傢伙，一定又是受了什麼人的欺騙吧！可是這個平常總自認比丈夫進步的春劍子，這回却想得不大對勁，這回，她又夫敢

「那場勢來問得五六天呀！」

祥保還是大不願意去。他從來也沒出過遠門，一時，也多少下點決心似地，收拾着幹個出查看看。

(未完)

頭，是一連綿不斷東西向的小山坡。山坡和水地中間，夾着一片沙灘，這就是山溝大道了。大道兩旁，轟出披戴水地，一叢叢樹木，軟枝綠葉，潤滑着沙灘的枯槁；還有很多很多小山的墳墓，從南從北伸向大道，那裏面盡是墓樹。秋天到了，八月間，樹上滿掛着甜密蜜的棗子，紅得發亮。別小看這乾沙地，原來也有很肥的養料，能够生長出人愛吃的大紅棗哩！

但是，沙地到底流不出水，水地到底不能耐旱！這片子東西向的山溝，在三年一不年竟鬧旱災了。

不同，不下雨。一個村子的水大井，用三條一兩丈長的繩子放下水桶去，往土打水，繩子在轆轤上滾，總上三四個來人打上來的水是牛桶黃泥水。

快逼着人們上吊了！老年人說：「洪世道敗啦！」

萬興農會主任老何來了，他也和大夥一樣愁，臉上一層油汗。他站在井台邊，把一口盂，就說：「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呀！咱們想想辦法，不成問題。反正不能餓死，鬼子不能不打！」

沒幾個人答應他，有個叫祥保的傢伙，白個咕嚕着：

「哼！打鬼子！餓不死，也活不了，唉……」

老何再耳尖，趕緊找說話的人，沒找着，祥保走了。

祥保家離井台邊不遠，從非台上望上去，一眼就望盡了他全家的路路。他那矮土牆經過大人兩次破壞，都塌了，門也擠得沒儀影兒；於今從倒塌的牆中

「唉！實價又不高，這了點子壓好，還不夠，還來什麼好？」

老何頓一聲，竟要質問老吳了。老吳是村黨會主任。他們都知道：祥保的騾老子，準備賣了後再補貼錢，牽幾好驢回來，然而目光只見自己的鼻尖，賣了就吃了，假祥保這樣的景光，冬裏種麥地就成問題，怎麼辦呢？老何發愁了。

有什麼辦法呢？不光祥保賣了，這村有一家還有一口大鍋菜，還有一家有把一間閒屋的母柴樑木也賣了，而且還有個人偷偷地買了不少法定結婚年齡的閨女往外付送。平當年，這村裏在綠蔭中，春天嫩杏落滿地，夏子樹梢垂黑油油，黃槐花片片飄落，水地無邊一片青，傍晚，

老吳沒說什麼，只像忽然間想起什麼事，緊趕着往家裏走去。老何看着不對，知道緊有什事情器商量，就鎖着嘴進去了。

他們的確有件大事商量商量：就是逃荒的事，村裏自從西頭陳王他們一家搬遷到鄰區去了以後，經過吳、村的注意和說服，這裏又救了一次災民，暗着逃荒的確少了，可，還是幾天來，老吳又發覺了什麼故區人羣比這還多，到開吃，找個活幹幹，總比呆在家裏等着餓，這總比吳家，彷彿有什麼火燒心似的，惴惴傳出來，並且查問得不多少人，家裏不能壯丁，這還得費不少藥。

廠保這樣做也是在逃不逃的選擇上打主意的一個，他黑也為着這點事，叫走，天快黑時，祥保走進院，他老妻在拉風箱，他

風箱把子一推身子氣狠地扭過去逼向他生氣。
「成天摸樣，一回來就吃，也不想煮自個是個男子漢！」
「你說什麼？」
「我什麼也不說！發不活一家子，領着討吃去也行，要不就不做！」
「老天不下雨，莊稼不收，叫我怎麼辦？」祥保轉過去坐在門檻上，面對他老婆：「哼！說走吧！這世道，你保準出外不餓死？」
「哪塊黃土不埋人！」女人又扭過去，背對她丈夫：「你餓死在外邊，比呆着受罪還！」
吵鬧聲把正躺着的老太婆也吵醒了，她已經覺得兩片粥香乾乾的，走路也有些搖搖不定；可是吵包子生氣，她還有勁呢。
「又吵什麼，還餓得不受麼？」
「又是走啊，我餓死，我說祥保，我白煮粥幾十年，這於今你煮不活我，還！」還要逼着老太婆搭村跟！「跟你們受罪去呀！」
「老太太眼兒在炕沿上，一發閉又沒了頭；『沒親沒靠的，逃荒！』一夜西北風凍的不凍死我這活棺材什麼？」
「娘，你放心吧，我沒準定說走。」
「沒準定，三心兩意，疑疑思思的，瞎着個死沒話說！」
「啊！我說春妮子，是你這鬼主意走呀！好！」
老太婆一翻身爬下炕，顛顛巍巍地摸到門邊，一手撐牆門，伸出半個頭，一手拍着門板：「是你走呀！變了天啦！一個娘門成天走呀走的，我說你別難走。」
「我誰也不跟！煮不活就走，各走各的！」
春妮子逼丈夫：「要說走，老就不難辦。」
「太太知道我不肯走，她也並不知道兒向到兒子提出個離婚的事，兒子沒告訴她。」
兒子呢？兒子沒辦法支撐這個風雨的生活。他被迫提出的離婚，威脅着，他也真想逃出去。可是，兒子沒臉並且帶着潑口人出去流浪，並且怕他娘，不敢逼着應該償還她娘，不敢逼着上了年歲的老太太逃出去辦死活。兒子祥保就是這麼回事！

[illegible]

衛生

延安城關發現腦脊膜炎，大家要注意預防！

腦脊膜炎預防法

南門裏保安處，最近一禮拜以內，發生了急性腦脊髓膜炎病人，先後計有大人四名，娃娃三名，都住了中央醫院。內中一個叫明明的娃娃，十三日住院，十四日就醫治不見効而死了。保安處同時得病的，還有五、六人，病輕未入醫院。邊區政府的一個叫八一的小娃娃，和明明得了一樣的病，同時入院，兩天死了。北關環的商人劉喜珍，第二保小學生陶淑庭等二人，於十六日入院，也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中央醫院對這些病人正在努力救治。

流行性腦脊膜炎，為急性傳染病之一，由於腦膜炎球菌，傳入腦膜而發生。

（偶染亦在流行，其預防法請見日本版衛生欄。）

斑，昏迷不省，急的不安當，好了以後，成了殘廢人。

治病的方法，自病死率是降低了，預防的方法：

一、發病的地區：交通，二禮拜。

二、病人和有懷疑，重者送醫院，三、接觸了病人，看他發不發病。

四、每人帶口罩，白銀水點鼻子，有人，不可以看病人。

五、小娃娃容易，因此有娃娃的家長，要特別絕對有病，二禮拜。

六、那個機關，醫生看，或者送醫院，關查處理。

從有了磺酸丸以來，平均是百分之二十五預防。

應當隔離，遮斷對

疑的病人，請醫生診

標者在本住處隔離。

的人，也要隔離十天

用藥水漱口，用蛋

蒜陰萎和扁桃腺炎的

因為容易傳染。

做案，也容易傳染。

保醫院和托兒所，

地區的交通，隔離二

了這樣病，一面請

一面報告衛生機

差點衝出來，兩手拍

打著罵道：『媳婦還不走

男人，還在婆家門口撒尿

哦！說得好聽，走，你定

吧！你！』

媳婦從浦面上突地一下

立起來，真個低著頭往外

走，祥保也立起來了，婆

婆趕緊提出門來，順手拾

起根撥大棒往牆上亂敲。

『不准走，十三歲上過

門來，養你九年啦，說走

就走？你，你，……天老

爺不下雨，也會打乾雷劈

死你的，哼！』

媳婦抽抽着，回身跑進

另一間屋裏，俯在炕頭

上啼哭起來了。婆婆忽然

想錢勢頭趕進去捧她一頓

，搥撻下屁股，却感到沒

氣力，而且記得彷彿多麼

長久沒敢隨便動手打兒媳

，就停下來了，祥保想追

去說個什麼，却被娘攔

住：

『祥保，作飯吃有本領

走，有本領不幹話，有本

領啼哭，就作个仙不吃！』

天氣下來，四個體靜地

非官遇上車就沒人影。

要住這，一個要去那，祥

保夾在當間沒辦法。

三口人，三個心，而且

有時候又好像只有兩個心

。就說實行減租減息那年

吧，村裏把祥保和曲地主

叫去開會，當面給祥保說

了租，過後，地主說好說

歹又跟祥保說了一陣子，

他又答應不減租了。他媳

婦爲這事氣得磨個嘴，

不健康的青白臉色變得桃

紅，背轉身一屁股坐到門

限上。他娘氣得用手裏

的鞋底子拍打著炕沿，問

他爲什麼不減，他說：

『上頭是不減，可說是咱

是人家老佃戶，人家地主

答應不叫還欠租，還挺和

氣，跟我商量着，問我不

減行不行，你說我怎麼個

好開？不答應人家。』

我盤開兩手，苦着脸，

像訴苦似的，媳婦却不可

憐他。扭轉身到櫃裡拿：

『要減就得減！眼看吃

到粥的又吐出來，上級

有的是窮人懶放，跌倒了

有人拉，自個還不骨耐身

，還是落後份子！』

『什麼？』

祥保驚呆了。

『毛吳楚着他，

發誓，然後才回

邊防哨嗎？』

『我剛從區裏

笑！誰們想得到

外漢！』

『說！』說吧！

『他們那邊敵

！』老吳國通嘆

『那時閉着的家！』

『祥保，給你

勢而就說：

『祥保在西頭要

吳，正不知道要

老吳却先開口

勢而就說：

『祥保，給你

『祥保在西頭要

吳，正不知道要

老吳却先開口

勢而就說：

兩個人都驚醒起來，詳細聽了，不知道自
子氣憤。『你也不
麼動了，不
麼感到受了批評的難受
保文已想到別的事
情上去了，戀愛的情
忽就過去了。他想，逃
的事是解決了，到底怎
個鬧成的呢？這還是問
他沒想到的，對於這個
題老吳的動聞更大。
原來災難加給老吳們
幹部們的重担實在也太
了。經過了五六年抗戰
消耗和敵人的破壞，隨
年又沒個好年景，因此
回災難一來，真與過去
一回的災難荒蕪都不同：
真個是一家家一把米一
片野菜也撈不到，救災
的口號叫了多久，可有什
麼辦法呢！就是村裏幹
們也只知道沒有糧食，
子也就救了不來。後來
救災糧來了，太少也不
近事。上面佈置總說村裏
多想辦法組織互助隊，
付裏不光組織了互助，
且幹部們還揮起超額索
批許過老吳，老吳竟滴下
大顆大顆的眼淚……現

全媳婦，她想秘密地找她
問句話。
『你也不走了麼？』春
妮子悄聲問着。
『走！我走到哪裏去？』
連金媳婦眼睛往四外溜
轉着，彷彿要叫別人也聽
見她的話了。但她的話使春
妮子冷了半截。
『你不是說要走麼？還
叫我跟你一塊逃走？』
春妮子嘴一撇，半扭轉身
，仍是憤怒的。
『逃！』連什麼，你說
逃罷麼？』連金媳婦滿不
在乎的神氣賊賊一場：『我
也是前些功夫聽人們說呀！
！我沒有法子，我什麼功
夫叫你丟下，哈哈！』
連金媳婦忽揚着臉笑
起來，拍打着妮子的肩膀
：『我說你還是咱們婦女會
小組長呀，你可是領袖，
你還回走麼？這年月的！』
春妮子一扭身支吾着走
了，她全身冰冷，沒一點
勁，回到家裏表情倦在炕上
發渾。

北山有網羅 擁擠不能飛
南山無樂土 難得一枝棲
哀鳴不相聞 冷雨溼毛衣
飛機飛過裏海，似乎是在沿繞着海的
西岸。我坐的一邊是背倚朝陽的，由對
面的窗眼透視出去，時常看見海邊，海
水碧綠，平靜無波。青岡則一望無垠，
海水在陽光中反射白光。
七時半到達巴庫，油田在半途中，升
槽林立，很像我們四川的鹽廠。四川的
鹽井相傳發明於秦時的李冰，在封建時
代便油却未能發明，而直到今天，四
川依然沒有第二個李冰，也不能不令人
驚嘆。
在巴庫要檢查護照和行李，乘客全部
下機，到機站上聽候檢查。我自己是有
警察大使館的「照會」的，行李在免稅
之列。「照會」的內容寫明着我共產黨
科學學院慶祝大會前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凡應給予的實惠和公民，在我往返的途
中，都應給我以方便。經檢查後，機站的
負責人應該把「照會」讀我，但我卻沒
有還。我向他要，他是給我的，我也
就沒有再事追問。到了莫斯科後，反正
是不成問題了。
同樣有法國的外交官夫婦。人善和憐
句俄國話，雖然行李不受檢查，我只生
在檢查室裏望着滑溜的人向空安去。肚
子是餓了，但沒有可能向行李室檢查。
那位法國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
堂裏的一席，他看見我一個人坐在檢
查站旁，便走來邀我去用早餐。我對他
說我沒有錢，他說不要緊的，他去和他
們同席。吃了兩片麵包，一小碗黃油
，一小碟黑魚子，兩杯紅茶。外交官給
我付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食宿等了很長的時間，飛機又才繼續
起飛。飛得不很高，略略有些顛動。向
機下展望，一望黃色的草原，帶無幾
際。在草原上有許多不定型的黑點黏附
，就像整個的大地，鋪了一般的皮
毯。那些黑點不知道是什麼，要說是邊
界的接合吧，既不與雲團符合，而本身
也不動形。（這到後來我知道了，是那
些焦埃塔而，那兒的黑土是可以作燃
料。）天際有白雲成陣，就像四面被
出環繞着的一樣。飛到十二時左右，餐
飯逐漸感覺寒冷。聽說還要飛五個鐘頭
，我自己就想起來了。自己身上穿的是
夏服，大衣和毛氈都鎖在箱子裏而去
，而整壁在行李堆的腳底處。